

# 斑驳如梦

□路来森

霜的美，在于它的白，也在于它的碎，一片一片，一块一块，一点一点，被树木，被杂草，被房屋，被碎石，切割着，姿态万千，斑驳如梦。地面上的霜，应该是大片的吧，其实，不然。它不似雪，可以积成厚厚的一层，形成茫茫一片，乃至皑皑一地。霜，太薄，太脆。霜落在土层上，就大多被土内积蓄的热融化了，纵是剩下那么一点点，也不成气象。看上去，也只是撮、一片，花花搭搭的耀人眼目。落在枯草上的霜，倒好，霜之白，得以尽情彰显焉。枯草上的霜，楞楞蹭蹭的，很似窗冰花，是霜在地面上画出的秋寒图。

霜，落在草尖上，极美。似一片片锋利的薄刃，切割着秋晨的时光，刃光闪烁，残碎极了，也明灿极了。太阳一出，一地的斑驳脱离，仿佛七彩之光，乍然闪耀，花花的，晃人眼目。那种明灿，是一种亮晶晶的喜悦，是一种明澈澈

的通透，秋，因之不再寂寞。

霜，落在树枝上，别具风情。

一些树枝，尚有残叶，但也大多半枯了。半枯了的树叶，耷拉着，有气无力，可一旦有霜着落，便会像乍然梦醒，顿时抖擞了。瞬间，变硬了，变亮了。硬，是一种僵硬；亮，是一种闪亮。黄的更黄了，黑的更黑了，白的愈白了。遗憾的是，这也只是一种“回光返照”，待到霜干之后，这些树叶，即会迅疾干枯至透，然后在一阵秋风中，颓然而落。

霜叶落的时候，携着一阵阵寒气。是秋之寒，也是心之寒——叫人蓦然心惊。

光秃了的树枝，着霜之后，是哗然一白，焕然一新。那份白，与雪不同，雪的白是一种亮洁之白，而霜的白，却是一种青莹之白，仿佛树枝中内蕴的绿，还在倔强地向外渗透着，一场青霜，只是一棵树，挽留某些季节的一种方式。太阳一出，阳光照在树枝上，树枝上的青霜，便会散溢出灼目的光芒，刺得叫人睁不开眼。

此时，每一根树枝，都成为了青天一剑，青莹莹的寒芒，直刺天空。

瓦上霜，则有一份温暖的意蕴，有一种诗情般的画意。

瓦，最好是红瓦。红瓦霜白，鲜明的映衬，呈现出一份色彩对比的美。每一片瓦，都是秋晨的一份好心情，温暖着，明净着。炊烟袅袅，炊烟是霜晨的舞者，袅娜着从瓦霜上滑过，同时，也袅娜出一份朦胧之美。

此时，霜如梦，烟如梦，晨亦如梦。

有麻雀在屋瓦上栖落，叽叽喳喳，蹦蹦跳跳，于是，瓦霜乱溅，晴光四射，于是，每一片瓦，都呈现出一份璀璨的魅力。

每一片瓦，都是村庄的一只眼睛，而瓦上霜，就使得村庄的眼睛，愈加明目青眯起来，亮莹莹的，看着这个世界的美好，看着这个世界的欢喜。

秋霜斑驳，斑驳如梦，梦生五彩。

(作者单位系山东省昌乐县实验小学)

# 秋天的行囊

○王晓阳

站在季节的岔口  
天空放出蚕丝般的云  
和浅暖的阳光  
排出十四行诗  
平平仄仄故园的黄昏  
菊花牵着桂花  
为秋抹上最美的章节  
荷塘枯寂 田野空旷  
颗粒归仓  
枫林醉红 秋虫唧唧  
西风唱着离歌  
穿过村庄的灯火  
带着淡淡的炊烟  
赶往游子的梦乡和下一个驿站  
(作者单位系湖南省耒阳市人大常委会)

# 雁阵惊愁

○王晓阳

一行大雁从唐诗中逸出  
以大写的一字排开  
追赶着节气和梦想  
携带着一种情愫  
在天空中翱翔

阳光稀薄 白云消瘦  
风就像一把刀子  
狠狠地刺向雁阵  
它顶着世俗的寒风  
卷走田野的丰硕  
河流的思念  
一声嘎呀刺痛了游子  
心中的城堡  
(作者单位系湖南省耒阳市人大常委会)

# 芦花白发

○王晓阳

归雁齐鸣 夕阳斜照  
渔船唱晚  
迎着洁白的芦花浅行  
母亲埋头收割芦苇  
余晖照着她的身躯  
也照着随风荡漾的芦苇  
这些故乡的孩子  
此刻躺在母亲的怀里  
和旧时光中  
风有一阵没一阵地吹  
吹着吹着  
就把母亲的青丝吹成了芦花  
让人怎么找  
也找不到  
(作者单位系湖南省耒阳市人大常委会)

# 学校食堂的烟火味儿

□寇俊杰

1985年暑假后，我要到镇一中上学，那是镇里的重点初中，就是离家远，还有早晚自习，我必须吃住在校。

学校的食堂是一间低矮的瓦房，门旁的墙上开了三个窗口，窗口外是一个石棉瓦顶的大棚，里面没有桌椅，学生吃饭只能蹲着吃，去得早的占个窗户，把饭菜放台窗台上站着吃就不错了。那时要给食堂交面换粮票，菜票要掏钱买，然后凭票买饭。我性格比较内向，看到每次吃饭都要排很长的队，有些守纪律的高年级学生还插队，我看等的时间太长，浪费时间，就常常放学后在教室里写一会儿作业，等晚些时候再去买饭，差不多就不用排队了。可是这样有时饭菜凉了，有时没有饭或菜了，我只能买两个剩菜馍吃，天热还好说，天凉再吃凉饭，身上更冷了。有一

次，天下着雪，我写作业太专心，吃饭去得太晚了，饭棚下已空无一人，我敲着窗口的木板，好半天才有人应声，但也只有冰冷的蒸馍了。我拿着馍眼泪都快下来了。好在给馍的大婶看到了，叫住我说：“你进来吧，我在煤火上把馍给你烤烤。”我走进食堂，大婶接过馍，用火钳子担在火上，把馍放在火钳子上，还让我过去烤火取暖。不一会儿，馍烤得外焦里热，大婶还给我免费切了块儿咸菜。我接过来，连声说着“谢谢”，赶紧走了出来。那是我吃得最热的一次饭菜，我后悔当时没有给大婶鞠一躬。

那时每星期五下午我都要回家，星期天下午回学校时，母亲总是往我的书包里装上油馍或包子，还用罐头瓶装上用油炒过的豆瓣酱或是咸菜丝，让我晚上饿了吃。我那时也不知道饿，还特别节俭，也许是怕将来万一考不上学时对不起花掉的饭票、菜票，所以我一方面刻苦学习，一方面尽可能不去食堂买饭，只

去买汤喝，每次母亲给我装的馍菜我省着吃，能吃上三四天，天热时还没等吃完就放发霉了，我还舍不得扔，把霉点抠掉继续吃。后来母亲觉得我用饭票比附近的孩子省，就问我，我说了实情，母亲直说我是傻孩子，说拿去的东西是让你贴补着吃呢，谁让你当正顿饭吃了？

十几岁的孩子饿得快，特别是漫长的冬夜。有一年，我听说有几个淘气的男孩子晚上到食堂偷馍吃，被在食堂睡觉的师傅发现了，抓住了其中的一个，但最终这件事还是不了了之，学校也没有处理。大约是感到学生生活的不易吧？不是饿急了，谁 would 去偷吃的呢？那时的卫生也不怎么讲究，在菜里、面汤里发现虫子都是见怪不怪的事儿，还有买饭时的熙熙攘攘、饭后的冷冷清清都是再正常不过的了，这些也许就是学校食堂的烟火味儿吧，几十年过去了，还充满了人间真情……

(作者系河南省洛阳市文学爱好者)

# 收藏小感动

□董国宾

我爱收藏雅玩，最爱收藏小感动。从小到大，发生在身边的那些小感动，我一一收藏在了发酵的记忆中。像是有个最珍贵的储存罐，里面装满了又一个一个小感动。每每遇到挫折或过不去的坎儿，我就拿出来品味一下人生的真善美，于是脚步就轻快了，一切烦恼和纠结，也都躲了起来。

上小学时，由于日子苦，住在小山村的我，是母亲节衣缩食供我上的学。那时我很勤奋，拼命读书和写作业，作业本用了一本又一本。可突然有一天，写字的铅笔用完了，母亲实在拿不出钱来，我急坏了。带语文课的曹老师，把一把铅笔送到我手里时，我惊呆了。曹老师鼻梁上架着一副老花镜，他慈祥的面孔给了我无限的温暖和感动。

我的中学时光是在远一点的一个中学度过的，学校坐落在斜坡上。由于路远，我不能每天回家，就住在学校的宿舍里。每天除了上课学习，我们还在简陋的操场上体育课。打篮球，做体操，做一些简单的运动和锻炼。我也会和同学们一起去爬山，还爬到树上玩。那次我的袖口不慎被树枝划了一个大口子，可母亲又不在身边，实在没办法。第二天天一亮，我起床了，却意外发现划破的袖口给缝好了，那细细密密的针脚，缝得真是仔细。原来，是一位像妈妈一样的老师趁我昨天熟睡时，一针一线为我缝补的。我心里猛地掠过一股暖流，这母爱般的小感动，一直收藏在我温暖的记忆里。

上大学了，在一个很远的大都市读书，我懂事了，以为自己能做很多事。偏偏这时，我的眼睛近视了。老师把我调到最前排，由于我个子高，就在一个靠墙的位置坐下来。眼睛近视了，我偏偏没有戴眼镜，总是

眯着眼睛看书、写字，看黑板时，眼睛睁了再睁。关键的时刻，一个比我小的同学找到我，把手一伸，一副崭新的近视眼镜出现在我面前。他知道我来自偏远山区，家里连买副眼镜的钱都拿不出来，那天就领我去眼镜店检测了视力。这样一副能让我顺利完成大学学业，能让我看清黑板的眼镜，我想忘也忘不掉啊！

大学毕业后，我有了稳定的职业，白天努力工作，有时夜间还要加班，一直忙到很晚。那天，我在单位加班写份工作报告，天已经很晚了，写着写着竟趴在办公桌上睡着了。当我醒来时，猛然发现，不知是谁给我披上了一件棉袄。时值隆冬，外面好冷哦。还有一次，我病倒了，躺在医院的病床上，同事和朋友来看我，给我送来了一束束鼓励的鲜花。在一个个关切的目光里，我增添了战胜病魔的信心和勇气，没多久就康复了。

走下去的路上，这样的小感动还有很多，我都收藏在了忘不掉的记忆里。这些看似寻常的小感动，不仅发生在我身上，每个人都曾无数次地经历过。人生征途中，不光只有顺风暖阳，尤其当我在十字路口短暂停留时，我就把从小收藏起来的这些小感动拿出来，看一看，想一想，它们都变成了大力量。人间的诸多小爱和大美，像一道道亮光，照耀着我一直往前走，让我在快车道上握正方向盘，永不回头，快乐地往前冲。在形形色色的思想中，我会用它们砸碎杂念，明眸，静心，在正能量的路上，越走越步伐越轻快，越走越有节奏和动力。

(作者单位系山东省微山县民政局)



《别有洞天》 汤青 摄